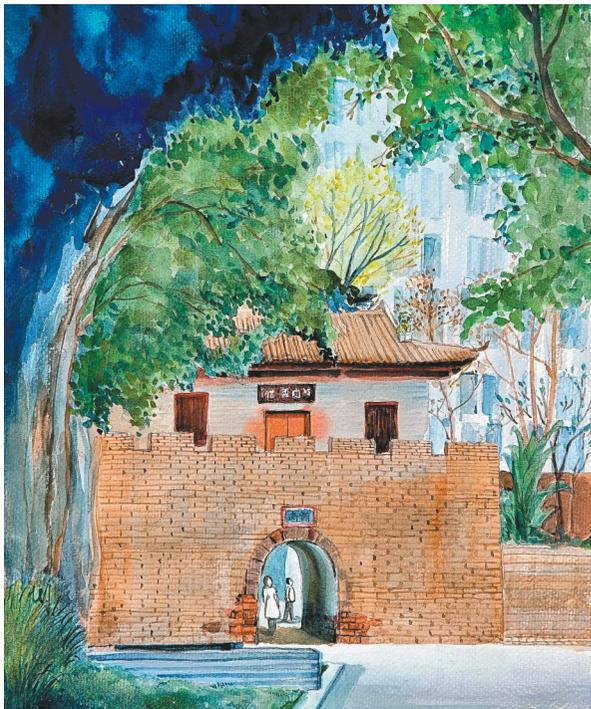


责编 李秋妮
组版 邓湘玉
校对 韩琪
美编 丘琪



深韵墨色

龙津古塔(水墨)

作者:邓微观

书讯

咸水塘三代人的命运纠葛



《好天气》苏童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报讯(龙华新闻记者 揭志刚 文/图)小说《好天气》的题材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相关,从火葬改革、卫生运动、破除封建迷信,到生产方式变迁、企业兴衰、城乡剧变,通过一个个奇谲瑰丽的故事,折射出几代人的风云变幻。

小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起,主人翁邓朝阳的母亲蒲招娣因婆婆棺材的着落到塘西萧木匠家讨要说法,由此展开塘东蒲招娣家和塘西黄招娣家几十年的各种交集。弟弟邓东升的出生和其荒诞行为,以及黄招娣儿子好福的失踪,再次掀起波澜。咸水塘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以塘为界的两个家庭、三代人几十年的命运纠葛,随着咸水塘的彩色天空消失而烟消云散。

苏童,江苏苏州人,当代知名作家。自1983年发表作品以来,始终以冷峻笔触凝视社会变迁,擅长从市井烟火中挖掘时代特质。

诗歌精品展现 诗人创作全貌



《长江水:杨键诗抄1993-2020》杨键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报讯(龙华新闻记者 揭志刚 文/图)诗人杨键全新诗歌作品集《长江水:杨键诗抄1993—2020》,创作时间横跨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共200余首,按时间顺序分为十个章节。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精选其历年创作的诗歌精品,另一部分则是其近年来的新作。通过本诗集,既可以领略诗人的创作全貌,又可以了解其近几年的写作成果。

杨键,1967年生于安徽马鞍山。是当代极具鲜明个性的诗人之一,同时还是一位有个性的画家,多次举办水墨个展及群展。

在观察与思考中 展望未来



《我的两个精神基地:钱理群访谈录》钱理群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本报讯(龙华新闻记者 揭志刚 文/图)钱理群是影响巨大的当代知识分子,《我的两个精神基地:钱理群访谈录》收录其从2014年入住养老院以后的访谈,集中体现其近年的最新观察与思考。作品看点:个人生涯回顾,以期表现一位知识分子的“暮年心路”;鲁迅的当代价值——好的文学史,不仅洞见文学,而且也在回应社会问题;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境界;养老文化;耄耋老人与时代、与青年对话的热望。

平凡坚守中的乡土叙事

——读杨彬良散文集《逝去的流年》

刘桃德

我的书

今年五一回乡,杨彬良老师送我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逝去的流年》。这是一部以个体生命为经、乡土记忆为纬的厚重文本。他的这种乡土叙事的书写,体现出对这一主题创作的深思熟虑。

散文集全书六辑共七十三篇散文,既是作者对风雨人生的回望,亦是一代乡村知识分子在时代夹缝中坚守与突围的精神自传。在当下文学愈发追求轻盈与技巧的语境中,杨老师以笨拙却诚恳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另一种写作的可能——那是扎根于泥土的叙事,是带着体温的记忆,是知识分子对故土的深情回望。

《逝去的流年》以质朴的笔调,将赣西农村的烟火人生、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编织成一张绵密的情感之网。作者以“逝去的流年”为线,串起“凡人春秋”“乡愁情愫”“故土风情”“品行九州”“呢喃细语”“打捞岁月”六辑篇章,在追忆与记录之间,呈现出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诗意栖居。

他的散文最动人的特质,在于他对平凡人物的凝视与共情。在《哑巴叔》《孤单旅人》《足猪公》等篇章中,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笔触,记录乡村边缘人物的生命轨迹。那些被主流叙事忽视的边缘人物成为主角:先天聋哑却古道热肠的哑巴叔,一生孤苦却恪守尊严的鰥夫杨凤先,靠赶足猪谋生却坚守道义的茂山老爹……这些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作者的笔下熠熠生辉。哑巴叔为弟媳砍柴被罚款时的铁面无私,杨凤先临终前对“复口债”的执着,茂山老爹对足猪的体恤与责任感,皆以琐碎细节勾勒出底层人物的生命韧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言:“凡人也有闪光点,虽没有名人那么耀眼,但微小处见精神。”

作为扎根乡村三十年的教师,杨老师的笔触始终带有知识分子的自省与使命。《我的自画像》《别样中师》等篇章中,他坦诚回溯自己的“冒牌货”身份焦虑:因历史原因被迫中断学业,在“广阔天地”中摸爬滚

打,最终通过苦读考入师范,成为“真正的科班出身”。这段经历不仅是个人奋斗史,更折射出特殊年代乡村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

《乡愁情愫》《故土风情》两辑集中展现了作者对乡土文明消逝的深切忧思。木榨坊的轰然倒塌、小煤窑的悄然湮灭、粮票与井水的集体退场,这些承载着农耕文明密码的物象,在现代化进程中渐成废墟。在《品行九州》中,他行走于景德镇的瓷韵、昆明的花海、港澳的霓虹之间,以知识分子的自觉审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正如他在《自序》中的喟叹:“有些注定永远舍弃,只能铭刻内心。”这种撕裂感使文本呈现出思想的张力,也凸显了乡村书写在当代的复杂面向。

在《逝去的流年》中,作者完成了一次双重意义上的“打捞”:既打捞被遗忘的个人记忆,也打捞被遮蔽的集体历史。这种笨拙而执着的书写,恰恰构成了对当下文学过度精致化的一种反拨,恰似暮色中的萤火,照亮被遗忘的角落。

《雾》里看花 诗意逆光

李银辉

私人笔记

读周小满的诗歌,感觉有股力量,从文字里蹦出来,有激情,有血有肉。她那独特的视角,诗意地溢出。她在诗篇里,写了万物生长,尤其是萤火虫,是她写得最多的小动物。她写秋,但不伤秋。四个季节里,唯有秋瘦,瘦里方有诗歌。读她写的星辰,体会到深夜醒来时干净而纯粹的灵性书写;读到《多面性》的时候,才读懂她,为何总是能立体性地构建文字。她的诗,有一种“静”的味道,安静得让人想弄出一点动静来,帮诗人驱赶孤寂。文字描写细腻,情感绵柔而具张力。哪怕是一条小路,也能生发出等待的美丽。诗人修园筑路,种瓜松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把日常叙述成诗,把日子过成了诗。而她就是诗里静静开放的茉莉花。

《断章》中“而身下的阴影/总是被忽略的那一部分”,这是隐喻,暗示每个人都有另外一面,就算在

最亮的房间,有些地方也是照不见的。《薄秋》里,“在秋天。薄薄的光线”,让人感觉小满的诗是轻盈的,清瘦的,充满质感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自持力很强。《世界时间》这首诗,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诗人的孤寂,在时间里无法摆脱。直到坐在漓江边上,时间跌进漓江,诗人的影子也跌进了漓江,与影相随。这是作为诗人的孤寂,相信每一个写诗人,都是孤寂的。

诗人具有独到的写作技巧,仿佛有种化腐朽为神笔的天然的处理文字的技术。这种天赋体现在《指尖上的春天》里,把红桃素李的盛开,霸道地释放出来。《一树花开》道出了生命的无常;《一个人的狂欢》夸张到在想象里跑出一个一个的场景;《有感》道出人生的曲折和不易。

将星光归还给萤火虫,诗意逆光。《电线》的平行,像不相交的两

个人,相望、相送、对歌,到渴望相交,多么像一个恋爱故事。诗人将《立秋》里的雨,写成了磅礴之势;在《光阴》中感慨时间易逝,人像刀背,总是钝一点,而时间像刀尖,过得太快,这就产生一些感叹;读《墙上的玻璃》,玻璃的前身是一滴水,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同时也像一个被生活磨砺的人,尝试过世间冷暖,最后,做回一滴凝固的水,波澜不惊。看透一切之后的从容,这就是成熟的人生;《凤凰树》写出了代沟感,100栋的婆婆晾晒衣服,树具有功能性和生活息息相关,但诗人却把它当成灵魂的倚背,在大树的气息里,自由地任由内心疯长。树下的两个人,就像身边的陌生人,就算相见,也不相识;《淋雨》象征性地书写诗人的意愿,终于落地。

《雾》里看花,诗意逆光里的小狂欢,周小满的诗歌,以她独特的方式,在诗意里开花结果。